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二十六回 古剎秋風蒲團入定 市樓夜醉燈火催歸

卻說荊漁陽見燕尾生長歎躺著，向腰內摸出件東西來，送向尾生道：「且請你看這件東西罷。」尾生接來看時，見是個景泰窯打成的三角徽章，一片黑瓷，四面鑲著幾根銀絲，外鑲著四圍鍍金邊，襯著條緋色帶兒，非常的燦爛，中間鑄嵌著三個篆文。這三個篆文車夫固瞞過了不識字的漁陽，卻那裡瞞得過尾生，被他緊緊捏住道：「你那裡來這東西？」漁陽道：「我這來就為著這件事呢，請先生說給我聽，這是件什麼東西罷！」尾生道：「你從那裡得來這東西呢？」漁陽道：「這是向拉洋車身上搜出來的。」尾生道：「呸！車夫身上那裡有這東西，你敢是偷來的呢。」漁陽道：「冤枉，冤枉！教我做強盜還會，偷雞摸狗的事是從來沒學過的。請先生把這件東西究竟是什麼說給我聽罷！」尾生將那東西向地上一擲道：「還有什麼，終不過是個亡國妖孽罷了！」漁陽聽了這句話，叫道：「啊呀！我原恨沒抓這廝到先生那裡來。」於是把自己怎樣喝酒，怎樣起疑，怎樣坐車，到西直門外打倒車夫，車夫怎樣說話，一一講了出來。

尾生聽了，默然不語。停了一回，卻回嗔笑道：「不想他倒行逆施到這般地步！也算是天奪其魄，造作這自己出丑為淵驅魚的政策來。」漁陽駭著道：「這東西我雖不識，只他說的話也還理會得。先生，我預備著你見了這東西罵我放過奸賊的，怎翻笑將起來？」尾生笑道：「你原沒懂我笑的意思，待我說給你聽罷，大凡一個人苟抱著一肚子的噁心思，面上總是不放出來的，何況是欲謀大事的人。第一件事是把自己抬高，教天下人低頭無語。他先噉使出幾個假名士，原也是很有計較的，如今利令智昏，假借到東洋車夫，不是智窮力盡醜態畢露麼？可惜如今的人心大半死盡的了。」

漁陽聽了這句話，豪氣勃發，拍著自己胸脯道：「先生你莫太覬小了人！先生便沒有咫尺兵權，難道吾荊漁陽便一個人都不在左右麼？」說完，把桌子亂拍，將桌上一個水晶筆兒打個粉碎。尾生忙拉住了他，那知漁陽怒氣正盛，將雙手一摔，直走出去道：「請先生看著以後，我荊某是不是個歷史上人特罷！」說完，竟岸然走了。不一回又還轉來道：「先生，你究竟還有什麼教訓有？」尾生想了一回道：「你去你的也好，我是個求死不暇的人，那裡還有什麼不放心。」漁陽聽著，在窗前徘徊了一回，忽然自己拍著自己頭腦道：「這便是先生教訓你的話，怎還不趕快去做！」說完，一徑走了。

尾生獨自一個將那三角徽章翻來倒去看了一回，慢慢踱到個破壞不堪的佛殿上。見那彌勒佛金裝剝落，兀自向自己笑著，便不忍再去看他。忽見那供桌上一個皇帝萬萬歲的神牌撲倒在地，便檢將起來。看這神牌的座子時，已被鼯鼠咬殘了大半，便是要扶他起也扶不起來，笑向著這牌道：「久違了！想不到你卻還在這兒。」

正自言自語時，忽見個遊方僧走了進來。稽首道：「居士請了。」說完。虔虔誠誠的禮了佛，自向個霉爛不堪的拜單上坐下，一手卻向兩尺多的袈裟袋內摸出張紙來，像宣唎一般的念了一回。尾生在旁邊看著他，不知道那紙上寫些什麼。因見他道貌儼然，便也稽了個首道：「和尚何來？」那老僧卻沒聽見一般，合手垂目，一聲不出。尾生也算是於佛學很在研究的，卻沒見這種禪宗，好奇心重，止不住又問了他一聲。那老僧張目叱道：「這不是你問的時候！你家孔孟也是個德垂萬世的人，不去問他卻來問貧僧饒舌。」尾生知道是個善知識的高僧，不敢再去驚動他。

到那天晚上，一個人正對著涼月一庭，寒蟲四壁。忽聽得廟門「呀」的開了，荊漁陽氣咻咻的直闖進來嚷道：「先生，你如今更不許死哩！」尾生問：「怎的？」漁陽摩著肚腹：「簡直要氣死老荊呢。」原來他自一個人離了枯廟，一路尋思著，想：「燕先生是再沒有不管這事的，不過激著我要看我膽量能乾罷了。只教我什（怎）麼樣呢？不要管他，那酒是我平生絕妙的軍師，遇到沒法擺佈時，只索三碗下肚，便有了主意，我今天何不去請教他呢。」想罷，嘻著嘴，見了個酒店就進去，火雜雜的連倒了幾碗。還不住喚燙來。把那旁邊沽客看得呆了。

店伙又添上了兩角酒來。漁陽向著酒杯自言自語道：「軍師可替我打了主意麼？」酒杯一聲不發。漁陽卻替他代答道：「還沒有呢，這酒薄得很，喝不臊脾，那裡打得出好主意來。」便拍著桌喚伙計換釀酒來。伙計見他有些醉意了，賠笑道：「這已是上好的，再沒有比這個釀的哩。」漁陽信是真話，癡癡的向酒杯道：「請軍師多喝幾杯，也是一樣的呢。」說完又舉杯向喉嚨直倒下去。果然模模糊糊的像有許多主意從心窩中拉拉雜雜的生出來，再要想舉杯時，不知不覺的倒頭鼾睡。

這一睡真是上天入地不知所之，不知飛行了幾千萬里，經過了幾千萬世，忽覺得有三萬六千丈的黃巾力士從天外飛來，將自己一推，不覺「啊呀」一聲。張開眼見陰惻惻的一盞煤油燈懸在壁上，滿嘴酒腥道：「茶啊！」旁邊一個人冷冷道：「請你回去喝罷，我這裡等著你出去。要關門了。」漁陽仔細一看，原來醉倒在酒家，自覺得有些慚愧。胡亂算了帳，軟洋洋的走出店去。隱約聽得店伙關著門咕嚕道：「從沒見白乾喝四五斤的，不醉死算是閻王打瞌睡呢。」

漁陽雖是醒來，腳步歪歪斜斜的，衝著西風，搶過了兩條街。想不如找燕先生去，便走到枯廟門口，見門已關上，輕輕一推，早把根門門推斷，三腳兩步走到左廂。忽記起早上西直門外拷問車夫的事來。想：「糊涂死了，我原立刻要到這兒的，怎又進了酒店去。」因摩著肚腹道：「教先生聽了我的話也要氣死呢。」尾生問他又是什麼事。漁陽有頭沒尾的把早上的事說了許多。尾生聽著。只將眼睛向他上下瞧著，不發一言，直等他說完了，要把那車夫身上搜來的東西摸出來給自己看時，只見他變著顏色怪叫道：「奇怪呀！這東西怎不見了！」尾生也不同他說明，冷冷的道：「你仔細想一回罷，或者丟在那裡也說不定呢。」漁陽尋思了半晌道：「沒丟在那裡啊！」尾生道：「既沒有丟在那裡，怕早送給了個人哩。」漁陽從頭一想，不覺羞慚滿面，自己拍著自己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」真是：